

京华烟云(下)

林语堂文集



群言出版社

# 京华烟云下

林语堂文集

群言出版社  
Qunyan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京华烟云 / 林语堂著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-7-80256-115-1

I. ①京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1283号

# 京华烟云

---

出版人 范 芳  
责任编辑 陈丹丹  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(Qunyan Press)  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 
邮政编码 100006  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  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  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  
编 辑 部 010-65276609 65262436  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
---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读者服务 010-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 
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 
封面设计 朱 雨  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620×889 1/16  
印 张 48  
字 数 624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80256-115-1  
定 价 56.00元(全二册)

---



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## 目 录

献 词 /1

著者序 /2

译者序 /3

关于《京华烟云》 /11

### 上 卷 道家女儿

第一章 后花园主埋珠宝  
北京城人避兵灾 /2

第二章 遇乱兵骨肉失散  
贴告白路途寻人 /17

第三章 曾大人途中救命  
姚小姐绝处得生 /30

第四章 沐恩光木兰入私塾  
探亲戚曼娘交新朋 /47

第五章 母溺爱长子成顽劣  
父贤达淑女富才情 /67

- 第六章 长舌妇恃恩行无状  
贫家女倾慕富家郎 /76
- 第七章 平亚染疾良医束手  
曼娘探病曾府栖身 /87
- 第八章 病榻前情深肠空断  
绝望中徒祈幻成真 /109
- 第九章 拜天地孤独不成偶  
入洞房凄凉又辛酸 /122
- 第十章 马祖婆呼风唤雨  
牛大人作势装腔 /137
- 第十一章 训纨绔姚思安教子  
食黏粽曾平亚丧生 /147
- 第十二章 北京城人间福地  
富贵家神仙生活 /155
- 第十三章 乐郊游喜姚孔相遇  
谈教育倡男女求学 /165
- 第十四章 为钱别曼娘设宴  
苦离别银屏伤怀 /184
- 第十五章 沐书香寒门出才俊  
别美婢纨绔痛出洋 /201
- 第十六章 遇风雨富商庇寒士  
开蟹宴姚府庆中秋 /213
- 第十七章 听命运木兰订婚  
逃圈套银屏出走 /234

- 第十八章 离香港体仁回北京  
    隐陋巷银屏迎故主 /245
- 第十九章 公子哥儿话时尚  
    莫愁妹子展辩才 /256
- 第二十章 终身有托莫愁订婚  
    親子被夺银屏自缢 /270
- 第二十一章 木兰出嫁妆奁堆珠宝  
    素云吃醋唇舌逞毒锋 /295

中 卷 庭园悲剧

- 第二十二章 施干才姚木兰管家主事  
    遭恶报牛财神治罪抄家 /320
- 第二十三章 牛家失势捉襟见肘  
    曾府燕居适性娱情 /336
- 第二十四章 体仁向善华妓从商  
    木兰生子暗香遇救 /353
- 第二十五章 遭子丧富商购王府  
    慕兄势劣妇交娼优 /363
- 第二十六章 迁新邸姚家开盛宴  
    试对联才女夺魁元 /376
- 第二十七章 红玉阿非纯情挚爱  
    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/398
- 第二十八章 娼妓做夫人煞有介事  
    劣妇追时尚得意忘形 /408

- 第二十九章 赏奇士莫愁嫁立夫  
怀骨肉陈妈寻爱子 /422
- 第三十章 贪利追欢素云甘堕落  
因情应势木兰议从商 /433
- 第三十一章 老多病遗臣却聘归隐  
少年游才俊临水登山 /446
- 第三十二章 北京城新学旧派人文荟萃  
静宜园淑媛硕彦头角峥嵘 /464
- 第三十三章 论中西辜老发奇论  
悟签文玉女溯荷池 /480
- 第三十四章 利欲熏心王府探宝  
职责已尽四海云游 /504

下 卷 秋季歌声

- 第三十五章 堕落无耻素云遭休弃  
钻营有术怀瑜又高升 /520
- 第三十六章 挥笔为文孔立夫结怨  
爱国游行青少年遭殃 /541
- 第三十七章 姚木兰痛悼爱女  
孔立夫横遭拘囚 /561
- 第三十八章 审案件法官发迂论  
入虎穴木兰救立夫 /577
- 第三十九章 素云伴舞银屏得祭  
姚老归来木兰南迁 /597

- 第四十章 老实人偏拈花惹草  
    贤父女知釜底抽薪 /621
- 第四十一章 疯狂掠夺日本走私  
    病榻缠绵木兰探父 /645
- 第四十二章 制毒牟利牛素云被捕  
    伤时忧国姚思安遗言 /659
- 第四十三章 报国洗前愆香消玉殒  
    除奸生差误李代桃僵 /674
- 第四十四章 日寇屠杀曼娘自缢  
    京华沦陷经亚南逃 /694
- 第四十五章 追随政府携稚小木兰入蜀  
    全民抗战汇洪流国力西迁 /706



## 第二十五章

## 遭子丧富商购王府 慕兄势劣妇交娼优

那年六月，木兰和家里人一同返回北京。她大伯子经亚那段日子在家照顾房子，现在素云也回来住了。

经亚沉稳而安静，细小的事情也颇为经心，自己的事情总是尽到职责，对经常办理的公事从不感到厌烦或是反对，荪亚则不行。经亚向来不问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。也就是说，不问为什么一个青年人要早晨在一定时间起床，走同样远的一段路，到同样的办公室，跟老是抱有同样意见的人讨论同样的问题，把公文交到那一科的小职员，再送到主管官长，然后再送到另一衙门的另一科，这件公文里也许有一项建议，这项建议也许是有四句话，或许是一共十六个字，这项建议也许是加在主文上，而该项主文也许是引用别的机构送来的公文的几句话，上面冠以“实据”，下面以“奉此”作结，而称这种公文是统治全国的东西。其实他没看出这种公文的可笑之处，因为全部过程只是抄写而已。因为引括来文作为此公文的主要部分，不管是在内容，或是在与附加部分的长度相比，都是来文为主，而附加的建议往往也只是请对方机构注意，并对原文主旨敬请明察而已。原来最初处理此项事务的机构所做的建议，只是被引用在引用的文字中，所以公文的主体是引用原文，这原文是引括在另一公文之中，而此另一公文是又被引用的，这样的公文并不罕见。所以典型公文的正式结构，可以大略如下说明之：

为某某事件 此由

案据某某局呈称：“案奉某部令开‘……’等因，奉此，理合呈请钧

署如何如何。”

等因，准此，除将该件附呈外，窃查该局意见尚无不合，是否有当，理合呈请钧核示遵。

“钧核”和“明察”总是毕恭毕敬地写在纸上的顶端。

中国办公的诀窍儿，官场用对称和谐温文尔雅的两句话表达出来了，就是：“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”这个哲学另一个说明是：“多做，多错；少做，少错；不做，不错。”这个说法极对，是保持官位的秘诀。这就是向接受公文的人要请他“明察”，要请他“钧核”的道理。

经亚为人老实，头脑清楚，做事也还相当努力。但是不聪明，无才华，天性又不善处人，不善交际应酬。倘若有强有力的后台，按理应当做官做到内阁大臣。现在他老丈人牛财神已经失势，他也只能做个低级员司，再高是上不去了。他的老实谨慎使素云大为烦恼，使素云极为失望，在内心是蛮看不起他。此外，他还有怪里怪气的习惯。有时候儿，他走了几百步出去之后，还要回来看看他的雨伞是放在前天放的地方没有。他若叫仆人去办一件事，把吩咐的话要重复三四次，然后再问是不是已经听清楚。在仆人已经出门之后，他又把他叫回来，再说一遍。他倘若要买十个咸蛋，他要说十个，再说两个五个，旁边儿站立的丫鬟都会偷偷儿地笑他。有一次，他和素云出去买一顶呢帽，他由王府井大街南头儿走到王府井大街北头儿，还没打定主意买不买，又再走回到第一家看帽子的商店。当着经亚的面儿，素云把这件事告诉了经亚的母亲，大声说：“我真不相信一个男人会这么无用。”

曾太太觉得应当替儿子辩护才是，于是说：“他从来就小心谨慎。这样才能不招祸端。小心无过患。”

经亚反驳他太太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不像你哥哥。他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说，答应过三天给人找个差使，答应过五天请人吃顿饭，话说得郑重其事，结果心里根本没有那个想法。上次，我和他在天津，他答应请一个人在礼拜六晚上吃饭。到了礼拜六，我问他为什么不出去吃饭。他连给人打电话道歉，或是找个借口都不。下礼拜遇见那个人，吃饭的事连提也不提。我永远做不出那种事情来。”

素云说：“人在世界上混，就得那个样儿。因为你太把你说的话当事，所以不能多交朋友。你看，他交了多少朋友。”

木兰回到北京的傍晚，雪花去跟她说了好多好多的事情。雪花在曾家的女仆之中，大概是升到最高的地位了。曾太太没有她不行，已经把她嫁给同村的一个乡下青年，因为是小时候儿订的婚。她的丈夫自然曾家要给安插一个差使，但因为人太老实，只好让他去管花园子。木兰曾经问雪花是不是对丈夫满意。雪花说她早就知道他老实忠厚，不过他比城市里精明的青年人可靠。雪花因为抱着这种看法，所以她也快乐。

那天晚上，雪花把木兰不在家那些日子家里的情形告诉了木兰。

“三少奶奶，您不知道跟二少奶奶相处多么难呢。她心情好的时候儿，叫我和卞大嫂跟她打牌，一直打到深夜，而且我们一定得输钱，不然她就大发脾气；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得早起，她躺在床上睡到中午，二少爷已经上班去了几个钟头。还有记账这件事！不要说富家小姐不爱钱。我们玩儿的是小注儿，一个小钱儿她也不会忘。上个月，我领我的月钱。她说：‘雪花，你记得那天晚上你欠我一毛六。这是你的月钱一块八毛四。’我这个主人家有这么一位少奶奶，我真丢脸。现在我可知道怎么才能成个财神爷了。有一天，她在前门外瑞蚨祥绸缎店买了一件洋衣料儿。等在另一家看见一块外国的天鹅绒，她变了卦。第二天，告诉老卞去退回先买的那一件。但是那一件已经剪过，人家怎么收回呢？她说：‘当然他们可以收回。我们家过去常常把买的货退回的。’老卞只好去办，还得自己花洋车钱，因为二少奶奶说他可走走回呀。瑞蚨祥的掌柜的把货收下，只因为是讨好我们这老主顾，但是说只好当零头儿卖了。她不在瑞蚨祥买，是因为在王府井大街看见了一块外国的天鹅绒。她去买了那块料子，叫裁缝做一件衣裳。衣裳做好送来了，她发现裁缝不细心，看见贴滚边时用的糨糊在衣裳下摆的一个角儿上弄脏了一点儿，也就有大拇指那么大，没有什么要紧。她大发雷霆。让裁缝把衣裳拿回去，把衣料儿钱退回。那块料子是二十八块钱买的。最后，裁缝千央求万央求，答应退给她十五块钱。那个裁缝说：‘少奶奶，下次您做衣裳，您拿给别家去做吧。’好多这些小事情

说不完呢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莫愁和阿非来看木兰和她的小儿子。几个月离别之后，姐妹弟弟又相见，大家很快乐。木兰问母亲怎么样，莫愁说她很好，只是天气一变，她的腕子就难受，所以天气有剧烈变化，她能够预知。莫愁正看婴儿之时，木兰突然问新近看到立夫没有。

莫愁说：“他有时候儿来咱们家，他和爸爸成了莫逆之交了。”

“哥哥怎么样？”

“他已经改过自新，戒了大烟，晚上经常回家。爸爸妈妈都很高兴。”

木兰欢呼：“果然！也许他会成个孝子呢。他若想要好，他会很好的。爸爸还说出家当道士不？”

“他现在不说了。当然！他现在很愉快，和哥哥说话的时候儿也多了。那天，爸爸和立夫、哥哥他们三个人说话说到后半夜。哥哥说是华太太把他劝好的。你能想得到！妈妈正给他和天津一位朱家的小姐办婚事。但是他坚决反对，说他要自己选择中意才娶。我听说他正追求一个小姐——你知道，叫慧能，以前是个尼姑儿，现在是一个红歌妓。”

“你说的是出家前和牛东瑜有关系的那个慧能吗？”

“是。哥哥说，那时候儿他很佩服慧能的作为。妈当然反对。昨天他很生气，争吵了一顿之后，走出去了。”

木兰听说很不安，又问：“他和素丹的事情怎么样了？”

“这件事一言难尽。素丹现在嫁了南洋的一个富商的儿子，叫王佐。她算做了一件糊涂事。前几天我碰见她和她丈夫。看来好不匹配。”

素丹已经为社会所遗弃，是在人海飘零了。她在家是个叛徒，在所谓“现在女性”之中是个急先锋，她学校毕业之后来到北京。她哥哥素同是一个教会医院的学生，对她的生活大不以为然，但是又没办法管她。素丹行动十分自由，追求她的男友很多，因为很多青年男人颇为她大胆的自由和美貌风骚所迷惑。她有些次来看体仁，和体仁相恋。俩人的婚姻问题也讨论过。木兰很不赞成。她喜爱素丹只是个同

学朋友而已，但她这个软弱的哥哥来说，可不够一个有力的帮手。她觉得她哥哥也不配她，婚后也不能使她快活，不过对这件事，她并不肯多说什么。但是莫愁在家则力表反对。这就是为什么素丹和巴固后来对莫愁颇无好感的缘故。素丹失望之余，索性去嫁了一个瞎摆架子的富家青年王佐。王佐由新加坡来到北京，住在北京饭店的套房里，来追欢寻乐，来物色新娘。王佐既有钱，又傲慢，自夸要娶北京最漂亮的小姐。结果，果然娶到了，至少这是他自己的看法。素丹苍白得像个鬼，但是却美得出奇，像一朵外国花儿，两只眸子犹如一池秋水，勾魂摄命。王佐追求得万分热情，但是婚后几乎还不到两个月，俩人都觉得找错了配偶。

莫愁接着说：“有一次我在王府井大街碰见他们，那时候儿，他们显然刚从饭店里吃完饭。素丹叫我，想把我介绍给她那高大的丈夫。但是那做丈夫的却一直往前走。她丈夫身穿西服，拿着手杖，手上戴着金戒指儿。他显然是不愿认识他妻子的友人。素丹皱了皱眉头，她还没说什么话，我就明白了。她赶紧说：‘我得赶紧走。’我说：‘你有工夫去看我？’她回答说：‘不行啊。’她说着，穿着高跟鞋急速去追她丈夫，她丈夫正立在一家店铺的橱窗外面，眼睛连往我们这方向看都不看一眼。素丹想装作一个快乐的新娘，那又有什么用？她丈夫看不起她一家。要她只是想向朋友夸耀一番而已。结婚时，她哥哥在场，新郎根本没把素丹的母亲从南方接来参加婚礼。现在素丹弄得孤掌难鸣，无亲无友。他俩出去时，他丈夫迈着大步往前走，她简直没法儿追得上。”

木兰说：“这个婚姻必然要破裂。不久就会离婚的。”莫愁最后听到的消息，是这对夫妇坐船往马尼拉和日本去了。

那天下午，木兰正准备回家去看看父母，一个女仆奉差遣匆匆忙忙来送一个可怕的消息，说她哥哥由马上摔下来，抬回家，就要断气了。木兰叫锦儿看着小孩儿，立刻赶回去，留下话叫荪亚随后就到。

体仁刚刚苏醒过来，疼得喊叫，家里把他送到素丹的哥哥做事的那家医院。送他回家的是几个农人。据他们说，似乎他骑的是匹很凶的母马，是在北城郊外。一匹无人控制的种马嗅到这匹母马的气味，

由后面追踪而至，母马开始狂奔，体仁无法使它停下来。它窜入一条小径，有一枝树枝横在上面。马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在树枝子下面奔过时，体仁连忙低头，他的头后部撞上了树，摔下马来，躺在路上。医生说他是脑震荡兼右胳膊、腿都受了伤及内出血，撞伤太重，没办法施行手术。

做父亲的心里十分着急，但是整个晚上都强为镇定，母亲则坐在床边低声啜泣。儿子苏醒了，说要见华太太。父亲照垂死的儿子的话办，派人去请华太太来。她来之后，体仁勉强说：“爸爸，妈，我欠您二位老人家恩情太重。我知道，我是个不孝之子。告诉珊瑚姐对我儿子博雅要严加管束。教养他长大成人，要做个好人。”然后看着华太太说：“你们不要误解华太太。她是我唯一的好朋友。”

他的眼睛闭上，声音消失，气息断绝了。

那天晚上，木兰和荪亚听见父亲说了一句奇怪的话：“他幸而死前没结婚。”

在木兰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，她只要家里没事，就回家去和母亲住些日子，但是现在回家主要是安慰母亲。现在母亲更老了，头发几乎已完全变白，其实还不满五十岁。她一直爱体仁爱到他死。现在很后悔没有让体仁在婚事上能遂心如意。她说：“我若不反对他去看慧能那个女孩子，也许他就不会到野外去骑马了。”

莫愁说：“妈，您老是乱说。这些事都是命定的。他由小儿就爱骑马。这不是您的错儿。”

所以木兰姐妹俩和弟弟阿非一齐设法安慰老母，劝她照常饮食。那年夏天来临得太突然，母亲躺在床上时，姐妹俩轮流用鹅毛扇子给母亲打扇。

现在体仁和银屏都死了，与世人已经人天永隔，全家开始回想他俩的好处。时间缓和了母亲心里的仇恨，她把银屏只是看做一个遥远的、过去的“古人”，是命运安排叫她遇见的，她对银屏已经不再有什么怨恨。

遵照父亲的命令，银屏的尸体从她那坟里起过来，和体仁的尸体并排埋在玉泉山后面靠近姚家别墅的姚家坟地里，叫博雅去拜祭这

一对坟，就像拜合法的父母坟墓一样。

哥哥的暴卒使木兰一惊非小，奶完全断绝了。因为锦儿也有一个六个月的孩子，她的奶很充足，好像永远吃不完，她给自己的孩子断了奶，用奶喂阿通。因此锦儿和暗香掉换，暗香开始照顾木兰的女儿阿满。

体仁的死对姚思安引起了完全意料不到的改变。过去体仁一直是姚思安心上的一块重重的负担。甚至于在他诚心诚意改过自新，做了个好儿子，按时回家，对生意开始认真学习以后，姚先生仍是心里不安。因为在他心里还是以为有不可预知的事会发生，就像慧能的事。体仁总是任性轻率，遇事顾前不顾后，好像越来越会惹更大的麻烦。这就使父亲心中半认真半玩笑说想要散尽家财去出家，作为对家中不满的姿态。现在家里这种威胁一扫而光，他开始把精神用在小子身上，阿非慢慢长大起来，规规矩矩，并不为非作歹。

不过姚思安虽然对这个红尘世界又回心转意，不可解的是有点儿缺乏信心。这位原先存心出家的人，现在又开始以满腔热情来享受人生，简直像是腾云驾雾恣情遨游一般。可以说他是半在尘世半为仙。由于他的研读道家典籍和静坐修炼，他已经达到道家的物我两忘之境。因为家就是“自我”的扩大，所以他对家也就失去了真正信赖。由于这种态度，他就越能享受人生，只要他这份儿非一般富人所能拥有的财富能存在一天，他也就能享受其财富。他自然也不把自己的财富看得有什么重要。

有一天，有一件事，全家人都大为吃惊。原来他决定买下旗人的一座王府花园儿。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：

那天华太太在体仁死后离去时，姚思安说他对华太太多么感激，华太太如需要他帮助什么，只管来告诉他。也请她来参加体仁的葬礼。她对体仁四岁大的儿子博雅非常关心。

中秋节前几天，华太太给孩子们送来几盒儿月饼，说要见姚先生。姚先生在书房很热诚地接见华太太。华太太受过歌妓的训练，自然长于言谈应对，随便谈了谈天气之后，她向姚先生说：“姚叔叔，我

来告诉您一个有趣的消息。我今天得有这个地位，完全是受了您少爷的恩惠，自然也是您的恩惠。这个，您当然知道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报答您。所以，一有什么好消息，我觉得在别人知道之前，我应当先让您知道，这可真是让人人动心的大好机会。”

姚先生说：“是古玩？我都玩儿腻了。这些年我不买古玩了。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古玩。我知道您现在对古玩没兴趣。姚叔叔，您别以为我是来跟您做生意。在北城有一座花园儿，是一个满洲王爷的。他要过中秋节，急于以好贱好贱的价钱把这个花园儿卖出去。我心想，在北京除您姚叔叔之外，还有多少人有钱有福住王爷的花园儿呢？”

姚先生说：“干什么我非住王府的花园儿呢？”话虽这么说，这件事可真触动了他的兴趣。

华太太说：“像这种事情，必须又有钱又能享清福的人才行。好多大官有钱，却没有这份儿清福。只要有闲空还不成，必须对这种庭园之美能够玩赏。若是一个呆头呆脑的京官儿住这么个花园儿，岂不是大杀风景吗？”

歌妓这一行是最看不起做官儿的，他们对做京官儿的那批人是了解得太清楚了。因为对做京官儿殷勤招待之余，他们的种种传闻故事也就都知道了不少。在清朝末年，还残留些风雅的歌妓，她们看不起那些做官的，反倒愿跟诗人作家做朋友，交往清谈。所以华太太的话也足以表明她为人的高雅。

姚先生微笑地问：“他要多少钱？”

“我若说出来，您一定大笑。只要十万块钱。单算那建筑，当时就值二三十万块钱，现在谁还建这种花园儿呢？那家的王爷现在急着用钱，要把这个住所出手，搬到天津去，这就是他价钱要得这么低的缘故。我知道，他会卖得出去。您若有意，今儿或是明儿，我带您去看看。”

在姚先生思考敏捷的头脑里，他早已决定买下了。第二天，他和家里人去看。珊瑚去告诉大家的时候儿，木兰先听说的。珊瑚说：“咱们要住王府花园儿了！明儿就去看，你一定要去。”



部分的房子和亭台都很旧了，但住宅很好，毫无损坏。这个王府是咸丰年间给一个王爷兴建的，就是现在这王爷的祖父，木料坚固巨大，几百年不会坏的。

姚先生已经和冯舅爷商量过，预备要买下。现在这位王爷还是硬挺得住，非一个整数儿不可。他不屑于讨价还价，而姚先生觉得价钱可以了，也不屑于苦杀价钱。

回来时，冯舅爷说：“华太太算我一生中见到的最聪明的女人了。她从这里头，至少会赚五千块钱。我要跟她合伙做生意。这年头儿，古玩店是好生意。她说她没钱买这位王爷的古玩。您信吗？”

姚先生说：“你若愿意，就跟她合伙做。”他内兄若参加了这个生意，他自然会用他的财力去支持。

冯舅爷说：“因为咱们要买王爷的房子，咱们若买他的古玩，人家也容易相信是真的。王爷对咱们有信心，想法子赊着他的古玩，也能办得到。”

事情很容易就决定了。姚先生因为把钱看得很轻，所以就把王府的房子买下来了。冯舅爷赞成，因为他觉得很合算。阿非、珊瑚、莫愁很高兴，因为不久就要搬进去住。他们都觉得给母亲换换环境会有好处，因为体仁死了之后，她一直很难过。

姚太太问：“这房子怎么办？要卖了吗？”

姚先生说：“莫愁嫁了之后，送给她住。她若愿意过去住在王府花园儿陪着你，就把这栋房子卖了——不然捐给学校。”

现在姚家诸事相当顺遂，曾家则呈现衰落的景象。虽然曾太太治家有道，可是在一个大家庭里保持几个儿子和儿媳们之间的和睦，则是一件难事。若能做到全家一团和气，只有全家态度和善，彼此忍让，这也是在团体之中大家和善相处的艺术，同时大家还要对主脑人物怀有敬意。曾太太虽然身体不好，但是还能使全家人人各守本分。可是别人的态度是否和善，遇事是否忍让，曾太太又怎么能管得了？儿媳们各有不同的家教，谁也改变不了她们的性格。

素云虽然怏怏不乐，可是她可以顺其本性，随意支配配亚。她喜爱天津，她恨她在北京的生活，可是北京毕竟是一国的首都，是权力、